

提案終未能通過。新加坡英港之議英尚力解網鮑之不休。吾醒睡之中國海軍亦泆愧矣。然一旅之衆。可以擊巨。雖此寥寥之艦隊。亦當與世界輿思相通。以資研究。爲將來擴充之預備。庶免叩門造車之憾。夫盛衰之迹。豈待遠徵。昔日之荷蘭。猶今之英。則吾東海之主入翁。苟能奮養海疆。豈不能重開局面。一易喧賓奪主之勢。吾將以今日之言論爲他年事實之母。而預卜其成功。若目前之事。在每論可也。謹以此爲發端之始。而不願我軍同志。有以教之。

余天濬遺著

潮罷員校 課之教

經費。已三分文未着。先已有春申城南北校教員某某。作拉黃包車生活。常徘徊於府門首。欲以激動當局之心。卒被市長訓斥而罷。今日之市府。更易藉口推諉。教局亦毫無辦法。遂致釀成各教員罷課風潮。作消

髭・
脣・

在海權。我中國者。太平洋西岸之主人翁也。有南北斜長之海岸線。有天然良好之海港。惜自甲午以來。幼穉之北洋艦隊。既遭覆沒。而沿海各軍港。又爲列強所竊據。海中形勢。幾與日本共之。三十年来。國家多故。主權不完。雖有海軍。亦恐無能爲力。況幸星艦隊。至今未能成軍。殊不足爲國防之助。乃不幸而又自南北之分歧。自相掣肘。其所以負我海軍者深矣。所望助成統一。止戈爲武。然後裁內戰之陸軍。注全力於海疆。以固我國。則際地位之增高。不平等條約之取消。皆於是矣。此我海軍同胞。所當負其責任。而不得不大聲疾呼者也。環顧列強。雖有國際和平之會議。而限制海軍之

巍巍銅像鎮山阿。想見將軍英氣多。但惜金人盧
十二朝前金尚散千戈。
成祖廟前尚散千戈。
時事莽無言傍日斜。
譜成遺曲千鍾錄。龍能哀宮兩溟潛。荆棘銅駝君
川年。尙留唾淚血。江紋敗。
氣象。笙歌徹夜畫樓西。
聞道清涼山徑伐。呼朋避暑訪烟蘿。披襟拾級聞
灑然。培基樹草風最多。
山色蒼茫野樹無。小樓殘破莫愁孤。無情最是美
蘆葉。猶逐游人綠滿湖。

書付

[illegible]

况又韓之書

碑版叢談(下)

王佩諍

而知其間惟柴王真本屬南派。真入北周。貴游翕然學真書。趙文淮亦改習真書。然竟無成。至於碑



卷之四 碑版叢談
王佩諍

王佩誼

正書行草之分。南、北兩派者。則東晉末葉陳隋之漸興。趙魏無幾齊周而後。南派鍾繇王羲之義之歐之僧虔等。以至晉永歲南。北派由鍾繇衛瓘索靖及崔悅盧瑒高遵洗顧敏之標趙文深丁道愔。以及歐陽詢諸賢長。南派不顯於隋。至貞觀而始大顯。然歐陽詢遠矣。本出此派。沿唐永徽以後。直至開成碑版石經。尚沿北派流風焉。南派乃江左風流疏放所妙。長于啓禎。減筆至不可識。而篆隸遺法亦已多改變。無論未齊矣。北派則是中原古法。拘謹拙樸。長於碑額。而蔡邕羊詡郭忠恕張猛之杜度。篆隸八分草書遺法。至隋末唐初。猶有存者。南派若若江河。南北朝世不相通習。至今猶有一宗獨善主義之書。虞世南最為親近。始令王氏一家兼擅南北北矣。然此時王派雖顯。縱橫無多。世間所習。猶為北派。趙宋間帖盛行。不重中原碑版。於是北派愈微矣。唐時南派字跡。但寄雜緒。北派字跡。多寄碑版。碑版人所共見。縱橫罕能備示。宋人因循諸帖。刻石盛行。而中原碑碣。任其蕪蝕。遂與隋唐相失。宋帖展摩轉勒。不可究詰。漢帝秦臣之蹟。並由虛造。鍾王邵謝。豈能今所有南北朝諸碑之皆是。乃原石哉。宋以來學者昧於南北北兩派之分。而以唐初書家。舉而盡屬義獻。豈知唐初生長齊隋。接近魏周。中原文物。具有淵源。四朝雖廢簠朴。不向風流。拘守舊法。罕言通變。惟是右出鋒。猶如漢隸。其書碑誌不累書者之名。即此一端。亦守漢法。惟體較太。宜為顏之推江式等所糾正。其書家著名凡於北史中魏齊周書水經金石路諸書者不下八十餘人。其中如魏魯書佐翟猛子盧謙庶假盧處。皆世傳鍾衛索靖之法。齊姚元標

榜。王真亦推先文端。可見南北裊然。而不相涉。竇衆坐據此注。稱唐高祖書師王真得其妙。故有梁武風格。按此可見南派入北。惟王真高祖近在關中。及習其書。太宗更寫好之。遂居南派。淵源所自。真可考也。溯自南漢隸碑盛興。書家輩出。東漢山崖廟。無不見刻石勒銘。最有矩法。降及西晉北朝。中原漢碑林立。學者慕之。轉相摹習。故唐人修書南北史知。於名家書法。必曰善隸。或曰善隸草。蓋深得真法。非隸細不足以敬聖碑。而整白石也。官殿之榜。亦宜篆隸。是以北朝書家。史傳稱之。每日長於碑榜。今榜不可見。而瓦當碑額。可以類推。晉至南帖。以宣示諸語為江東書法之祖。然衣帶所攜者帖也。帖始於卷帙之署書。見說文。後書凡一縑半紙。珍藏墨蹟。皆歸之帖。今聞帖如鍾王邵謝諸書。皆帖也。非碑也。且以南朝勅奏刻碑之事。是以碑額絕少。惟帖是尚。字全翻動勢刻碑之手。無以資碑。即以焦山瘞癰銘。與樂天鄉道昭山門字相校。體似相近。然妍態多而古法少矣。唐太宗幼習王帖。於碑版其甚所長。是以御書寺額詔。筆意縱橫自如。以帖實施之。石碑者自此等始。此後篆隸碑版。名重一時。然所書雲龍諸碑。雖字法半出北朝。而以行書書碑終非古法。是古短箋長卷。意態極灑。則帖擅其長。界格方別。法書深刻。則碑確其勝。明於此而北派之區別。思過半矣。今人碑帖不分。凡刻石之文。統呼碑。及墨而拓之紙。則又統呼爲帖。雖士大夫未能免俗。甚矣其陋也。夫碑之不可爲帖也。石刻之不盡爲碑也。周秦漢魏以下。歐趙而後。撰述源流。雕造形製。各爲一體。屢遷。其稱名也雖而不越禮祀。邊數制之不能移其物。悉敗之乃紀。更僕未可殫也。

畫爲別

如蕭子雲王僧虔等。皆明言沿習鍾玉。實成兩派。至北朝諸書家。凡見於北朝正史附書本傳者。但云世習鍾衛篆隸。工書。善草隸。工行草。長於碑榜諸門。此語青山間路全廢。蕭蕭竹葉夜來風。一枝古木枯藤月。詩在寒烟野草中。

(陸稊峯)

本刊徵求書畫之八十四

葛鴻琳女士畫

近國學之日趨衰頹。悲焉覺之。乃不憚辛勞。出其授課餘晷。先生本執教於慈爾堂。獨創一粹華國學校。命名之意。無非保存國粹而已。其用心亦良苦矣。

前月十一日。為先生五十誕辰。嚴鶴鶴。嚴壽聖。張公權。及新任上海縣長張慎予等。昔時皆曾受教於先生。今胥得盛名。追念師恩。爰於西門關帝廟。稱福祝嘏。一時舊集。流瀉一室。誠盛事也。四壁名流詩聯。滿懸殆遍。莫不勝欣。若朱大可等。以先生為醒世社社長。均口所贈。是日不幸姓徐。特備素餐以餉者。仁者之心。自是不同。酒半酣。忽某某君建議云。凡我門生。今日適為先生各晉一觴。以為壽。登高一呼。應者竟達百人。聲震先生庭前。將實行每。敬酒一杯。先生斯時。不由驚惶失措。急曰。如此酒數。余實不能勝任。諸位留意。祇可心領謝辭。言時頻頻上提。後卒以其敬三樽。行三鞠躬禮而退。先生門牆桃李。其衆於斯可知也。

顧西津立品之高

近今足當江東老畫師之稱。而無愧色者。厥推吳門顧西津一人。今先生歸道山。真畫苑之大不幸。先生名麟士。字鶴逸。兩先生別號也。家藏甚多。臨摹數百本。一生精力。盡在於此。其最入宋元名家之室。非徒以清初四王為依歸也。曩在滄清未造。瑞徵以吳中大吏之氣格。貌為臨摹家。欲得顧先生畫。以四百金為潤筆。紙紙送先生。閱兩月。使人催索。先生曰。余畫不受人催。原封具在。速將去。毋謂乃公。聞者歎為立品之高。宜其與時俗畫工。有涇渭之別也。

一產五子之考證

楊克勤

異產之事。歷有所聞。史冊所載。至為夥頤。即近人關於此等紀述。亦不在少數。然未有如徐發伯君所稱。一產五子之罕聞者。產者李氏。為虞鄉宋豐年之妻。一產五子。目光炯炯。碩大無朋。稽之歷史。亦屬罕見。唯朱明一代。類此者有三。爰而存之。微特參攷攷實也。錄如下。

西樵野記云。天順中。有民妻一孕五兒。體貌無異。森然。無天者。母亦無恙。此事聞之非輕。而往往不詳其姓氏。或曰。揚州人。成化間。諸子爭財析居。巡撫畢公。察隨吾蘇。其父母率諸子來決訟。故蘇人習知之。未暇究其案牘也。

二申野錄云。弘治戊申。山東有民婦懷妊。腹極大。及娩。乃得五兒。其中一男四女。形皆魁梧。試稱之。男重五斤有半。女各減一斤。共二十三斤有半。

二申野錄又云。弘治癸丑。蘇州民家一產五子。三男無首。肢體蠢動。二女臍下各有口。啼則上下相應。數月皆死。

綜上三產論之。蘇州民家之三男二女。近於怪。數月皆死。猶嫌其晚也。山東之一男四女。形皆魁碩。似可與宋豐年之五子媲美。然女居其四。未免陰盛陽衰也。惟揚州之孕五兒。堪與宋豐年之五子相伯仲。惜乎爭財析居。未解難得兄弟易得田地之旨趣耳。吾述之。亦欲宋豐年之五子。異日作前車之鑑也。

外此如萬曆二年。肥鄉民婦一產六子。見輿門通志。十八年南宿州民婦。一產七子。膚髮紅白黑青各色。見明史五行志。俱堪班可考。以非一產五子之範圍內。不縷述。

李右之先生之壽

王道龍

李右之先生。字味清。學問道德。冠絕一時。慨輒

人 一 日 十

堂 蕙 朱 家 學 文

干生

鄭逸亭著 見
姚實心塚 全一冊定四角
實價二角
孫王
陳

錦浪

看靠椅邊一架鐵牀，側着洋木大櫃。桌椅衣架窗畔橫一隻銅椅，通是亞克的。舒綽笑向養美說道：「該你認新房般多認仔細了。明天回去，好做篇遊記，記得詳細些。忽指吾牀後的淨桶道：『這裏還有名件，不要漏落。』老二小阿媛等，都掩住嘴笑。舒綽索性胡鬧，揭起牀簾來道：『牀底下可有法寶，讓養美遊記上資料濃艷些。』」老二急得來拉住，笑得拍額亂跳，說道：「有甚法寶不法寶？要末小阿媛的楷果湯糊頭，吾要洗洗的。二少不要，要賭繃三官經說。舒綽見小阿媛在惡笑，便把兩手搓搓他面頰兒道：『小阿媛你的鼻頭，竟每況愈下了。這兩天傷風罷，不要是腦腫啊。』房間裏哭聲不停。又一閃到大房間去。……忽聽得樓下房

范江帆

星期曰。予于觀前街上。思得一精美之玩具。歸胎婦兒。乃往來踈賤。終無所得。不覺爲之廢然。忽眼光所及。見一奇妙之目物。諦視之。則地盤上。陳一對磁質之小情人。遂狂喜。急以小銀幣一枚。易之而歸。

小情人。此一對均係華裝。貌頗婉戀可愛。持一小紙。男孩手中。拿爲其



劉公魯之大辯，姚民哀之小脚。孫玉聲之癡嘴，
 著作家之商標

[illegible]

間。也是嘩啦啦笑聲震天，夾着砰砰蓬蓬碰地板聲。慶文先推窗在欄干下望，却破窗簾掩住，舒純問老二道：「可又是那阿懸頑皮戲嗎？」老二點點頭，又聽樓下高喊再來一個。又是一陣狂笑。慶文問究竟怎一回事，可是八大爺喝醉過胡鬧嗎。老二輩別怕，大力士在試驗國技呢。舒純微笑問老二扮個鬼臉道：「不是的，是戲館裏的靠把武生在演雙跑馬啊。」老二沉下臉，個個白眼。慶文性急問道：「規矩矩是怎事？」老二道：「我告訴你罷。」一位畢夾裏三少爺因他舉動滑稽，有些默頭默腦。人家多稱他阿懸。他也是好出身，從小喜歡嬉，嫖得太沒稱當，就整了脚。到現在被他異想天開，專走弄堂裏，一見房間裏有客人在喝酒，他就恭而敬之的進來，向席面上掛隻火腿，慶文道：「怎麼掛隻腿，是不是送火腿打抽豐嗎？」老

鄰逸梅之
宋之雲眠

曉之脫頂。劉山農之麻臉。江小鶴之尖額。趙君狂
 之醉態。姚保嬰之姣秀。徐習身之嗜睡。吳覺熱之
 跛足。

小小消息

革命先達余天遂先生因略紅宿疾於上月二十一
 日遽歸道山
 畫家杭裨英，近患肺炎，往莫干山養病（曼紅）
 心漢閣扇集，第四集爲山水，刻已付印。有吳昌
 碩、王問心、袁培基、汪仲山、劉藻川、湯定之、黃寶
 虹、鄭春詒諸家作品。（畫報）

本畫家謝雲壑女公子坤華，日前假歐東旅館，爲
 子歸之喜，禮賀者如王一亭、孫雪泥、吳子鼎、趙
 眼雲、鄭逸梅、鄭曼公、謝之光、熊松泉、丁輔之諸
 子。書畫文藝家齊濟一堂。頗稱一時之盛。（藝叢）

老匯路之

坡、山、路之區，靜地及華德地，皆於新
城、中街脫西、脫安寺路一帶地皮極形賣出
地皮大小約有四五十畝之多，猶有若干須待廉價而
華人蘇州府附近十幾萬畝，賣得七十萬兩，大路
華人住宅一所，三十萬兩，照路路上有五十萬兩之
交易，北區如北四川路、西華德路、牛浦路皆有交易，德
國教堂已售與某銀行三十萬兩之禮拜堂，亦在接洽中，法
租界某西人之產售銀三十萬兩，又電報路附近亞爾
倍路之教會地產，尚欲得銀三十萬兩，又二萬兩。